

荀子箋釋

二

口 13
3006
2



荀子卷第三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作二十四卷。○形法宋本作刑法。又二十四卷。作二十四篇。雖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漢志合。故也。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道古者有姑布子

卿。姑布姓子卿。名相。趙今之世。梁有唐舉。相李兌。相襄子者。或本無姑字。

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

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再三言者。故相形不如論心。論

心不如擇術。術也。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

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漢書儒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駢臂也。駢，音寒。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句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疎遠，所以為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案馬字，古多以為發聲，如周禮馬使則介之，淮南子天子馬始乘舟是也。荀書楚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字，異語同皆以為發聲。

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也。人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突，謂短髮可凌突也。劍士蓬頭突鬚，長左，左腳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言脩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軒，曲輶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轡上出式者。詩曰：倚重較兮。○案今毛詩本，倚誤作猗，正義明云：倚此重較之車，則本作倚字，宋本足。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利，本皆不誤。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葉公子高入據庶子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結。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揆，與絜同。約也。謂約。

計其大小也。絜戶結反。莊子匠石見櫟社樹。絜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脩飾耳。○案注以志意二字訓志。長字增一字。成文耳。宋本作亦將志乎心爾。心字衍。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馬元刻作焉。注同。今案。楊注。正謂不能見小物。而但見馬耳。可者。僅可之詞。瞻。說文云。臨視也。仲尼之狀。面如蒙俱。莊子云。不辨牛馬。今從宋本。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俱。俱音欺。慎子曰。毛鷹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立死曰菑。梟陶之狀。色如削瓜。瓜。如削皮之。閔天之狀。面無見膚。閔。天。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鬢。鬢。蔽其膚也。○注鬢。一作鬢。傳說之狀。

身如植鰭。植。立也。如伊尹之狀。面無須麋。麋。與禹跳湯偏。尸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傳。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堯舜。參牟子。參與。水。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重瞳。蓋堯亦然。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論從者。荀卿門人。問將好醜。相欺傲也。○從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姣。好也。倍。萬人也。勁。勇也。傑。然。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僂。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同。稽。考也。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為證也。○稽。止也。此是非。容即天下之惡。皆歸焉之意。稽。猶歸也。注非是。是非。容荀子。卷三。非相篇。三。嘉善謝氏。

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論議之卑爾。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方論議不高。故致禍耳。云。儇疾也。慧之子也。與喜而翫義同。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說文曰。姚。美好貌。冶。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如婦人之飾。言柔弱便辟也。擬於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欲奔之者。比肩竝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不必上智。皆知惡也。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法。爲有司所束縛也。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悔其始之所爲。是非容貌之

患也。聞見之不眾。而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爲益乎。○非相篇當止於此。下文所論較大。竝與相人無與。疑是榮辱篇錯簡於此。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肖。事長賤而不肖。事貴不肖。而不肖。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禍災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讀爲向。若鄉則不若。俏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如也。謾欺毀也。莫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曲直猶能不知也。言智慮入又相縣遠。不能推讓明白之。言不知己。人有此三之不及也。知音智行。下孟反。縣讀爲懸。

數行者。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曰。雨雪濇濇。宴然聿消。莫有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詩小雅角為隨屢讀為婁婁斂也言雨雪濇濇然見日氣而自消喻欲為善則惡自消矣幽王曾莫有下隨於人用此居處斂其驕慢之過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已與人而貴於禽獸也曰。以其有辨也。辨別也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也知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狴狴形笑。亦一足而毛也。狴狴獸似人而能言出然而君子啜其羹食交趾形笑者能言笑也

其裁。裁。斂也。禽獸無辨。故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有上下親之分也分莫大於禮。有禮也禮莫大於聖王。聖王制禮者言其人有其政舉聖王有百。吾孰法焉。問聖人為誰可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文禮文節制度也。言禮文久則制度滅息。節奏久則廢也。注節奏。宋本作宗族。案楊以節奏訓族字。與以制度訓節字無涉。今從元刻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禡。禡。解也。有司。世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故曰欲以喻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興治。禡直吏反。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後王近時之王也。粲然

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也夫
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
聞而時人以爲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
然後可斯惑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爲法審其所貴君子損焉司馬遷
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
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
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
俗○數字從宋本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
俗本亦作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
謂己之君也審
謂詳觀其道也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眾人惑焉
彼眾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
言其愚陋而不
能辨說測度度

大各反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
傳傳下同也間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
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
以己意度
古人之意故人不欺人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
以今之人情
度古人之情亦不欺人也故以類度類
以牛馬之類
度牛馬之類欲惡皆同豈以類度類若牛馬也
謂以說度功
度其功其治亂有異以類度類若牛馬也
謂以說度功
度其功業以道觀盡
以道觀盡
物之理也業以道觀盡
以道觀盡
物之理一度也
古不殊今不殊
盡善而全類不悖雖久同理
言類不乖悖雖久而理同
今之牛故鄉乎邪曲而不迷
馬與古不殊
何至人而獨異哉觀乎雜物而不惑
以此度之
於邪曲不正之道迷雜物炫耀而五帝之外無傳人
外謂已前也
無傳不惑鄉讀爲向
三非相篇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

近世則病傭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
備鄙善者於是間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
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羸絀猶言伸屈也羸絀府然若
渠園槩枯之於已也渠府與俯同就物之貌或讀為附
君子制人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談說委曲皆
亦猶此也故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拙引也
然其道也故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拙引也
傷其道也故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拙引也
度已猶正已也君子正已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
致之言正已而馴致人也或曰拙當為樞樞也言
如以楫擢進舟船也度大各反樞以世反韓侍郎云
樞者繫樞也正弓弩之器也舊本拙樞多訛今悉
改正韓說度已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
拙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成事故君子

賢而能容罷罷弱者音疲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
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粹專一也兼術兼容之法詩曰徐方既
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
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藪以送之寶之珍之
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乃信之芬藪言至此人
繫也神之謂自神異其說不敢慢雖不說人人莫不
也說並音稅稱尺證反藪與香同雖不說人人莫不
貴況其說之貴夫是之謂為能貴其所貴賤之也傳曰
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而君子為

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仁謂忠言，愛之道也。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訥也。訥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訥訥然非言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道與導同，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謂嘉謀匡救，此言談說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之益，不可以已也。如是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時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三者也。行如字。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首見端不如見本分。分，上下貴賤之分。小辯，謂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小辯而察，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君子之分具矣。此言能辨說然

後聖賢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暗與理而不失其類，居錯遷徙應變不窮，錯置也。居錯，安是謂不乖悖也。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聖人之辯者，已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可聽也。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為重也。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無根也。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噤唯則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噤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刺少錯誤耳。正文均，宋本作於。足以為奇偉偃却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却，猶偃仰，即偃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

自誇大倨 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
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變謂教之
非十二子篇第六案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孟

附

假今之世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
子借亂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梟與澆同
以惑眾也注濠與僥同案濠字無攷僥亦澆之訛元刻作鵠亦
未是莊子繕性篇濠醇散樸釋文云濠本亦作澆當
從欺惑愚眾禹字與濠同說許也又余律反
大也鬼謂為狂險之行者也鬼者謂為姦細之行也
也說文云鬼高不平也今此言鬼者其行狂險亦猶
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傀哉則去樂鄭云
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

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夸言傀行自勤於飢寒命之
曰狂辟之民明王之所禁也當與傀義同音五母
彼反又牛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
矣混然無分別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之貌言在
情性所為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不足以合
日禽獸行雖許季反元刻作香萃反
文通治文義通於治道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
理足以欺惑愚眾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
言之成理足以欺是它啍魏牟也它啍未詳何代人
惑愚人眾矣田公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平王孫有
封於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
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莊子之言以
折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即與莊子同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為文侯
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為文侯
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

荀子

卷三

非十二子篇

十一

嘉善謝氏

何者為忍情性綦谿利跂忍謂違矯其性也綦谿未定也同離跂違俗自絜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苟以分異人為高苟求分異以為高行也不足以及合大衆明大分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衆苟立小節故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鮪也已解上解見不苟篇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權稱言不知輕重稱尺證反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功用功也輕重稱尺證反上功用大儉約而優苦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分別而縣隔君臣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

翟宋鉞也宋鉞宋人與孟子并文子彭蒙慎到同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為相矛盾也言自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言苟順也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偶然無所歸宿偶然疏遠無所指歸也雖言成文典若反覆糾察不可則疏遠無所指歸也○注反覆二字宋本無以經國定分俗取聽於上取從於下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田駢齊人書十五篇其學本黃老不法先王不是禮義義不以禮大歸名法慎到已解上不法先王不是禮義義為是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玩與觀同琦讀為奇異之奇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其持

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言其大略雖法先王而猶然
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猶然舒遲貌禮記曰君子蓋
文作然而猶材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案前古之事
謂之五行無注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而自造其說
仁義禮智信是也五常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
約而無解約結也解說也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
幽隱閉結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謂約無解謂其言
其興作方略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
思以為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為治治當世而孟軻子
教救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曾西之
所不為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
也言自敬其辭說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子思孔子之
先君子孔子也孫名伋字子

思孟軻鄒人字子世俗之溝猶脅儒嚙嚙然不知其
與皆著書七篇思孟軻鄒人字子世俗之溝猶脅儒嚙嚙然不知其
所非也溝讀為恂恂愚也猶猶豫也不定之貌脅閭
之貌謂爭辯也恂音寇猶音柚注恂舊訛作拘案
恂與此書儒效篇同許慎作教脅又作叟務遂受而
皆一物也今改正溝猶脅儒合四字為愚韻遂受而
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仲尼子游為此
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
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總
也統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太奧窔之閒簞席之
分別謂之類羣會合也大讀曰太奧窔之閒簞席之
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南
之與東南隅謂之窔言不出室堂之內也斂然則六
聚集之貌佛讀為勃勃然興起貌窔一弔反則六
南子
卷三非十二子篇
嘉善謝氏

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其賢無一君一國能畜一國所能容或曰時君不知者故仲尼所至輕去也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況此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為偶。故諸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國能容也。或曰況猶不願得也。國語驪姬曰。眾況厚之。成名句。即上文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注穴而未當。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財與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化則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

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著宋本從竹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雖不可信者疑可疑者意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論語曰。知之為知之。不知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也。少言而法謂不敢自造多少無法而流湏然雖辯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多少無法而流湏然雖辯小人也。語又見大略篇。彼作多言無法此少字似訛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之務勞知而不律。

先王謂之姦心法律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
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此三姦者聖王之所
禁也九知而險賊而神害用智於險又賊爲詐而巧巧於詐
言無用而辯言辯而無用也辯不惠而察道理而聰察也
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爲僻飾非而好非也玩姦而
澤玩與翫同習姦而使有潤澤也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
而無法騁其異見勇而無憚輕死察辯而操僻淫爲察
辯而操持僻淫大而用之以前數事爲好姦而與眾
之事操七刀反大而用之大而用之大而用之大
好姦而與眾人共利足而迷惑不顧禍患也負石而
墜謂使人同之也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是天下之所弃也

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

同鄉讀爲向
同擅與禪

言非禪讓
與成王也

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執次。

序節然也

節期也權變次、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枝枝

故曰周公武

王之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謂殺管叔叔周公之兄

也
君臣易

位而非不順也。易位非爲不順。故因天下之

和遂文武

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變化天下厭然猶

也。仰易。
易變。

反易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正文仰
化、宋本作抑、亦變化矣、無仰易反易也、五

從字注刻今非

聖人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

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

孫卿也

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

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不人主用之則執
在本朝而安。言儒者得權執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也。不用則退編百姓
而慤必為順下矣。勃亂也。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
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
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嗚呼歎辭也財與穀
同雖歎其莫己知無應乏者而亦不怠惰。執在人上
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之上謂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
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
窮閭窮僻之處閭里門也。仲尼將為司寇魯司寇也。沈猶氏
也。漏屋弊屋漏雨者也。仲尼將為司寇魯司寇也。沈猶氏
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

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許市人公慎氏妻
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粥六畜者飾之以諸
賈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豫賈定
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
故得從化如此賈讀為價。○正文以待之下俗本有
者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
孔子聞居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無於分均之中
有父母者取其多也。○宋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
其卷一通用新序五作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之也。由孔子以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
刻作其位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
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
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官百官
形見也。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
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響
也言聲齊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名貴名謂儒
明之也俗本注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
之明之也俗本注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
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
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爲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
下皆歸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
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此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
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仁人之所崇高也
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也易謂中曰禮義
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重說先
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之所行之道也宋本作
人之所以道也又君子之所道也句今從元刻
正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
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
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
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
徧能或曰正當爲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
農人相視也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
稷相視也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
人相視也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
嘉善謝氏

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同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巧便備用謂精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擢以相恥忤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薦藉也謂相陷藉擢抑皆謂相陵駕也作慙也○正文未有也字今從元刻刪若夫譎德而定次譎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決其德故下亦有譎德而序位之語量能而授官注未四字宋本作定次也訛今從元刻使賢不肖皆得其位不能皆得其官任使各萬物當其才得其安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皆識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誼於理者立之

行下無誼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誼孟反於理者爲之無誼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行事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弃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施讀曰移移易謂使實者虛虛者實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同異已解上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僂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僂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爲巧君子不知無害爲治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

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作業者而狂或戇陋之人乃始率其

羣徒辯其談說明其僻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戇愚也

音譬稱尺證反身老子夫是之謂上愚有偏僻之見

長言終身不知惡之也然亦不免於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

愚故曰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名也正文詩曰為鬼為蜮則

名尚不如下宋本有奸字元刻無詩曰為鬼為蜮則

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

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覲姑也

姑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

終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除狂惑之人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

者行之曰士也彼為儒學者能行則為敦慕焉君子

也上者脩立之稱

敦厚知之聖人也知之謂通於學也於事上為聖

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為學之後則誰能禁我鄉

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竝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

混然無所知之貌竝比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

也鄉音向涂與途同能決也別效白辨別也向者明白門室之

能決也別效白辨別也向者明白門室之俄而原仁義

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

哉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回轉也言圖謀運

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而辯之而與如同

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

而富矣哉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鎖相聯相

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今有人於此屑然藏于溫之

猶今囚徒以鎖連枷也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寶雖行賁而食人謂之富矣。賁然雜碎眾多之貌行
 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
 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疾然而人謂之富
 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亦猶藏千金之寶也
 是杆杆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杆杆即于也
 曰聽居居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
 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
 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此儒學也其情
 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執重
 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
 爭之則失

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夸
 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
 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之聲如雷起之宋本無之字
 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
 云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
 比周而譽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
 愈危。愈讀為愈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
 已斯亾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故能小而
 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

也粹讀為碎除碎折之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偃伸而
外無所之適言必碎折
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偃偻也伸讀為身字之誤
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眾故明主誦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
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
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謂通於其職列也言儒
為治辨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
相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毛云平平
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已至道是民德
也養生為已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
今從此條舊已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
宋本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

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行法謂
度行下孟反橋與矯同○案宋本橋以木臣道
篇亦同正韻引荀子亦以木元刻从手亦可通其言
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
當矣而未周密也未諭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
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
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
若數一二如數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節
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四枝要節
不以造作為要一遙反下要時同要時立功之巧
若詔四時邀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平正和民之
善億萬之眾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賢人矣雖博
嘉善謝氏

多如理一人之少也。井井兮其有理也。井井良易之貌。理有條理也。
○賢人舊作聖人。誤。井井兮其有理也。井井良易之貌。理有條理也。
也。○正文有理。各本作有。條。嚴嚴兮其能敬已也。嚴嚴。案注。則正文條字衍。今刪。嚴嚴兮其能敬已也。嚴有威重之貌。能敬已。不可干。以非禮也。嚴或為儼。分注于以。各本皆誤。倒今從明。虞王合訂本移正。分兮其有終始也。
能長久也。故能有終始。分即無雜亂。猷猷兮其始也。猷。足也。亂生於不足。故樂樂兮其執道不始也。始。危。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
兮其用統類之行也。脩脩。整齊之貌。統類。綱綏。綏兮其有文章也。
其有文章也。或綏綏。安泰之貌。綏。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熙熙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
也。熙熙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戚貌。也。樂之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人之行事不當。理此已上。皆論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大儒之德也。

易謂一曰執神而固。執持精神。固。易謂神曰。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
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管。樞要也。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
其志也。是儒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
春秋言是其微也。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為褒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
風之所以不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雅。正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文飾也。

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至謂盛德之極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減倍，是者亾。鄉是如不減倍，是如不亾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是皆謂儒也。鄉讀曰向。正文兩如字俱讀爲而。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德盛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苟此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負扈而坐。戶牖之間謂之扈也。○宋本作履。諸侯趨走堂下。天子之籍今從元刻。案坐當作立。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

爲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以兵家所忌之日。東面而迎太歲。迎謂逆太歲也。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汜，水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通遇水汎漲，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汜音祀。○案正文至汜當作至汜左傳：鄆在鄭地汜。釋文音凡字从巳不從己。其地在成皋之間。又漢高祖即位於汜，水之陽在定陶。漢書注音敷，劔反。非周師所經也。汜汎懷壞以音成義。楊氏不知汜當爲汜而卽音爲祀。至其頭而誤矣。又注河水汎溢下疑當有懷道二字。至其頭而山隧。摧也。隧讀爲墜。其音恭。○案其頭卽其首。見莊子。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當至其益。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土已近於洛矣。或曰：至汜之後三日

也。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名子爵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善走惡來有力遂逐馬而進。選簡也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邑在頓丘衛縣西百泉蓋近朝歌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范氏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於旦謂未鼓之而紂卒易鄉明已前也。厭於甲反。鼓之而紂卒易鄉。後也鄉讀向遂乘殷人而誅紂。乘其倒戈之勢○正文蓋殷者非周人因殷人也非周人因殷人也。非周人殺之因殷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功周人無立反而定三革偃五兵不用之義。三革犀也兕也牛也考工記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國語曰齊桓定三革偃五刃韋昭云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

劍矛戟。合天下立聲樂。合天下謂合會天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韶護殷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韶護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護與護同。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闔門扇也○案宋本闔作問係俗體跨天下而無斷。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復誰備戒。太平如此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與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之御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太康而逐篡位者夏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

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已解非十二子篇。案此段在二大夫之位。云云。當為衍文。韓詩外傳卷五。無此徑接下文。語勢方賅合。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管絃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傾危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也。謂徵驗也。

比類於善。不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為狂妄之言。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其持危也。應變皆曲得其宜。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為治一也。稽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鬼攷也。攷成也。稽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鬼瑣逃之。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邪慕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也。耶說畏之。眾人媿之。之後。故自媿也。媿或為貴。貴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名儒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辨儒者之異也。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

冠。博。逢。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果。陋。隘。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登。佩。為。璫。登。音。下。界。反。佩。音。果。璫。音。獲。靜。好。也。或。曰。說。苑。淳。子。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國。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螺。者。玄。禾。汗。邪。者。百。車。蟹。螺。蓋。高。地。也。今。冠。蓋。祝。曰。蟹。螺。謂。強。為。儒。服。而。無。其。實。也。○。案。登。當。作。賢。篇。之。文。也。蟹。螺。見。復。恩。篇。又。見。尊。賢。篇。此。所。引。尊。賢。篇。之。文。也。蟹。螺。彼。作。蟹。螺。鄰。國。作。臣。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略。粗。也。鄰。皆。當。從。彼。為。是。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世。法。韓。詩。外。傳。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王。後。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是。壹。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制。度。亂。矣。故。仲。尼。脩。春。秋。盡。用。周。法。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先。王。也。者。衣。冠。即。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其。言。議。談。說。已。無。行。偽。謂。行。偽。而。堅。行。下。孟。反。

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別。上。宋。本。有。分。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呼。謂。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僂。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長。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婢。延。反。辟。讀。為。發。舉。其。上。客。謂。褒。美。其。上。客。冀。得。其。助。也。僂。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囚。拘。之。法。後。王。一。制。度。隆。禮。貌。莊。子。曰。皖。然。在。纆。繳。之。中。矣。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未。至。則。知。不。能。類。也。○。有。所。不。知。則。不。能。取。比。類。而。通。義。起。是。能。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類。者。矣。

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
無他。在止於行其所學也。
謬。雖博聞必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見而不知雖能
意謂若制氏然也。○案漢書禮樂志云漢興樂家有
制氏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注蓋本
此俗本誤作制力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雖所不能行
今從宋本訂正。
厚必至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
困躓也。
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偶中之道百舉而
百陷無一可免也。
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
云能自
言其能
察則必為怪。惠施鄧析之比。
辯則必為誕人有師有
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
則速論。察則速盡謂有聽察之性則能速
盡物理速論謂能速論是非也。
故有師法

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
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隆厚也。積習也。厚性謂恣
化為善也。○案宋本正文隆性作隆情隆積作隆性
注積習也。已下全不同。作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所欲
厚於性謂本於善也。俗間本亦同。當出後人所改。與
荀子言性惡本旨不合。與下文及注皆矛盾。今悉據
元刻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
而治。情謂喜怒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
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為積所得乎積習非受
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
此注方釋情字。蓋可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
見上文不作隆情。
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為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
可為也。
或曰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為之
或曰情亦當為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
荀子
卷四 儒效篇
左
嘉善謝氏

吾所有雖非所有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注錯猶措置也錯千
然而可爲之也故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并讀爲併一謂異端習俗移
志安久移質安習以爲俗則移其志并一而不二則通
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元
刻作積土謂之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
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
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
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
人之所積也言其德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
爲工匠積反貨而爲商賈反讀積禮義而爲君子工

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安習其土風之衣服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中是非天性也積
靡使然也靡順也順其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
靡則爲君子矣順大積靡謂以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
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
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
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徼與邀同招詩曰維此良人
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
而重復之故行由王使之然也
然爲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

人論。論人之善惡。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為

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為脩也。汙穢也。

也。漫莫其愚陋溝沓而冀人之以己為知也。是眾人

也。溝音寇。愚也。溝沓無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

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也。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其智慮

好問然後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矯其不及志安

能有才藝。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故為小儒也。大儒者。天

子三公也。其才堪王。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眾人者。

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羣臣。寸尺尋丈檢

式也。人倫盡矣。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寸尺尋丈所以

為人主之柄也。倫當為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差盡於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土為壇宇。屋

有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

之求不下於安存。此道德或當為耳。故云。諸侯問

政則以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言志意之求

不下於士。以脩其志意求則言道德之求。不二後

王。道德教化也。人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所宜

是也。遠古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已久

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高

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臣當為巨雖高下小大不出此壇宇防表也
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宮謂之室庭門屏之內也
君子雖騁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百家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
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
為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百家
不及後王之道妄起異端則君子不聽之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
有防表也

荀子卷第四

荀子卷第五

王制篇第九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以官之次序若傳
罷不能不待須而廢須須臾也○須俗本誤元惡不
待教而誅元惡不教而殺誅謂之虐唯中庸民不待政而化
中庸民易與為善故教則分未定也則有昭繆繆讀
父昭子穆言為政當分未定之時則為之分別使賢
者居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
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
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

之卿相士大夫屬繫也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
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反側不安之民也職
其本事也須而待之謂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
須暇之而待其遷善也畜養也五疾上收而養
職則畜不安職則弃四裔之比也五疾上收而養
之材而事之五疾瘠聾跛癡斷者侏儒各當其材官
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職而與之衣食才行反時者
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天德天覆之德
聽政之大分舊本不提行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
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
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

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願謂
皆凡聽論聽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厲謂以寬和
假借道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隱閉其情也若
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春
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秋傳曰遂繼事也
廢小事近於因循言則不有弊也和解調通好假道
人而無所疑止也和解調通謂寬和不拒下也疑定
也字宋則姦言竝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
也如鋒刃起言銳而難拒也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
傷之也多聽也傷所聽之事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
至者必廢議謂講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職而
則不周洽故法所不至者必廢也嘉善謝氏

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舉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必隊。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比類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無經謂無常法也。辟讀為僻。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注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問反。欽齊則不壹。眾齊則不

使。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也。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天之數也。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澹讀為贍。既無等級則皆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窮。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在不齊以諭有差等。然為治也。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馬駭於車中也。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上之政不安。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

若惠之惠恩也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入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曲當謂委曲皆當當猶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小節一得一失也○宋本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

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聲公卒子成侯立

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其愛泄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雍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耦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客過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所引韓子見內儲說上篇魏妃作魏姬汝回遣之作汝未及取民也未及謂其才未及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者也禮記曰子產猶衆人之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言未及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士卒也僅存之國富大夫公國富筐篚實府庫筐篚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如器之上溢下漏空

虛可立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也人謂賢人與謂與國也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彊者用彊力勝人非知彊道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

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爲我鬪人之民日欲與我鬪吾民日不欲爲我鬪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憂雖守者蓋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守者謂國以地爲本故守者所以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忌其敵交接連結怨國而不忌與之爲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伺彊大之閒承彊大之敵此彊大已交接之道也又知彊大之敵元刻敵作弊宋本敵下有也字之殆時也今從元知彊大者不務彊也知彊大之術者慮以王命全其力疑其德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

王者之人

王者之佐

飾動以禮義

所脩飾及舉

聽斷以類

善類謂輕重得中也

明振毫末

細微必見

舉措應變

而不窮

夫是之謂有原

是王者之人也

為政之本

王者之制

說王者制度也

道不過三代

法不貳後王

論王道

殷周之事過則久遠難信法不貳後王

言以當世之王為法不離貳而遠取之

道過三代謂

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

解上

衣服有制宮室有度

人徒有數

人徒謂士卒胥徒也

喪祭械用皆有等

當其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皆色則凡非舊文者舉

息謂染絲畫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

夫是

之謂復古

復古三代故事則不必遠舉也

王者之論

論謂論說賞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

賞無罪不罰

朝無幸位民無幸生

等位不遺

不遺言各當其材

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

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刻深也百姓曉

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

為不善於幽而

蒙刑於顯也

夫是之謂定論

論不易則人知沮勸也

王者之論

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為等賦及政事裁制萬物皆田野什一什稅關市幾而不征

為養人非貪利也財與裁同

山林澤梁以時禁

而不征幾阿察也但阿察姦人而

嘉善謝氏

王制篇

七

嘉善謝氏

發而不稅。石絕水爲梁所以取魚也。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禮記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爲之輕重。政或讀爲征。衰初危反。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在土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鉅之類。也。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買遷有無化居。不使有滯積也。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歸讀爲饋。移轉也。言通商及轉輸相救無不豐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謂不隱其能。謂不疾其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深也。閒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不爲王者趨使而安樂政教也。夫是之謂入師。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言爲政如此乃可以長。北入也。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海謂荒晦。絕遠。

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斷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爲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物皆盡其美。而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養謂車服。夫是之謂大神。物能變通。裁制萬物。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曰。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彼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以一行萬。行於一人。則萬人。也。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而天下以

衰矣。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言以此道爲治也。衰初。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始猶本也。言禮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言禮義以君子爲本。君子以習學重多也。致極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好之言不倦也。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參謂與之相也。摠領也。俗本。又有要。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嘉善謝氏

也。○注謂一世始句有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此已誤。疑當作謂治世也。君子禮義之治爲之制喪祭朝聘之禮所以齊民各當其道不使淫放也。下一之義皆同。○注之治舊作之貴賤殺生與奪一也。使民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一也。使人一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使人一於職業。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滋長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無分則爭爭分何以能行曰以義。則不能羣也。

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也。和則一。則多力。多力則疆。疆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物不能害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所以安居。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能以有分義故。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禮義也。君者善羣也。善能使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安。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安其性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殺生政

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時謂有常服草謂為之任使

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

其長也。鼃黿魚鼈鱉鱣孕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

魯宣公曰魚方別孕韋昭曰自別於雄而懷子也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

生不絕其長也。毒藥毒魚之藥周禮春耕夏耘秋收

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

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汙潴水之處謹嚴也故魚鼈優多而百

姓有餘用也。外用謂食足之處謹嚴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

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山無草聖王之用也用財

上察於天下錯於地。順天時以養地財也錯千故反塞備天地之間

加施萬物之上。言聖王之用使天微而明短而長狹

而廣。言用禮義故所守神明博大以至約言用禮義

明博大原其故曰一與一是為人者謂之聖人

皆一也是此也以此為人者則謂之聖人也

序官。謂王者序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

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

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日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

犧牲之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

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

之圖與其人民之數立器言五方器械異制皆知其

數不使作奇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

之乘五百人為旅四井為邑四邑為一乘四乘為一

嘉善謝氏

一人鄉大夫論百工論其巧拙月令曰物勒工名以

審時事此考工記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母

其時之事也審功苦功謂器之精好者苦謂濫

利完堅也利謂便於用惡者韋昭曰功堅苦脆也

造於家工師之事也專造私相陰陽相視也陰占

兆占占候也或曰陰陽相侵之氣赤黑之祲是類也

也鑽龜陳卦也鑽龜謂以火焚荆蕪灼之

謂口兩日霽日蒙日驛謂其事也五上洪範所

妖祥偃巫跛擊之事也擊讀為現男巫也古者以廢

現偃巫跛擊現脩採清脩其採清之事採謂採去其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現胡狄反脩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萬乘之國者。威彊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彊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則是國未能獨立。

也。豈渠得免夫累乎。

與案渠與遠同

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爲

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爲堯。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誠。以其國爲王者之所。亦王以其國爲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曰。案以中立。無有所偏。而爲縱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爲是之日。而兵剽天下勁矣。案然脩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爲是之日。而名聲剽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

堯舜者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詘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怠。棲遲薛越也。薛越。後同。即。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也。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脩

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孰能有與是鬪者。與安以其國爲是者。王殷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技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是以厭然畜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日。日。元刻作。月。下。並同。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技股肱健勇爪

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
并闕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敝我日積完
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
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
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敵安以其國爲是者霸立
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句
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如是者則安存
○僅免於立身則輕桎事行則調疑進退貴賤則舉
危亡而已
佞悅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
危殆立身則僑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

詐故○宋本有二人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
字衍元刻無
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
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
危殆滅亡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
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
與人制之也是其爲相縣也亦遠矣○篇末自具具
淺雜當是殘脫
之餘故不注耳

